

名的贬值

秦耕

名的贬值

秦耕

人人大抵都有求名求贵之心，这是很可宝贵的。比如买“凤凰”自行车，“日立”彩电，总要挑选一番，看是否货真价实。不过有时也怪，对于名声大噪者（不管人或物），常常是只问其名，不贵其实。这大约是“名”的反作用吧。倘若患了“崇名症”，那就会闹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据说在西藏，活佛喇嘛走过的路上，常有人去为他们立碑，甚至认为吃了

是，姜昆没有出场，据说他同时在别处演出，无法分身。再说有什么扫兴，那就是所看节目，几乎全是老套子。掏钱买剩饭吃，心里怎能好受！

既然并无多少新鲜货色，何以票价要卖一块三？或曰：别忘了你是在西安最大最高级的体育馆看节目！这也难以服人。有一年出差路过北京，参观人民大会堂时，才掏了两毛钱——那可是过去凡人难以进去地方啊！难道体育馆胜过了人民大会堂！或曰：你总算见了名人了，那点钱算个啥！是的，人们富了，那点钱是不足挂齿的。可是不明白，见见名人都得掏腰包么？要是如此，那毛泽东同志当年早就成为百万富翁了。

他们的大便能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这当然纯属愚昧了。但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西方，拿破仑戴过的一顶破帽子为何又能价值连城？饶舌半天，其实自己也是个“崇名症”患者。三月初，听说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姜昆来西安演出，便慕名前往观看。虽然坐在用望远镜也难以看清演员模样的位置，但总算亲眼见到了久慕的名人。遗憾的

有位名人说：“名望一钱不值。”我觉得这话有失偏颇。以愚之见，名望是无价之宝。既然无价，也就不好作价。倘若作价，反而使之掉价。艺术是艺人名声的根基，把名声当作商品出卖，那是艺术的不幸。

话说走江湖

李孝希

“走江湖”一词，源于何处？笔者没作考证，不敢涂鸦。不过，词典上说它的意思是旧时那些四处奔波、靠武艺杂耍或医卜星相谋生的人，这当然是不会错的。

如今，“走江湖”的毕竟少了。而群众把那些为弄几把钱钞，搭班结伙，走南走北，

想当初“走江湖”，大多是被生活所累，不得已而去风餐露宿，跑码头卖艺，为得是寻几枚小钱，养家糊口。

“走江湖”，虽有一些是星相医卜，装神弄鬼，骗小民几个钱的，但大多数还是有点真本事。练硬气功的，可以用头碰断石碑；变戏法的，硬是让空柜里蹦出个大活人来；耍枪弄棒的，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个个身手不凡；敲碟儿唱小曲的，唱得悲怆婉转，抑扬动听。至于“走江湖”讲不够自重的知名演员称为“走江湖”，实含戏谑之意。且不说他们下榻有上好的宾馆，吃大菜，睡软床，以车代步。单说那演出的质量，就让人扫兴得很。观众兴致勃勃，掏大价翘望他们带来一台新的节目。岂知大幕一拉，却是一些司空见惯的“老三样”，一锅港、台早年演唱的“杂烩”。最糟糕的还数那些领衔主演“客串”的影星，平日里“分镜头”处理惯了，上得台来，背一段台词，唱一

拟古文两则

楊乾坤

然闹了起来。三秦地僻，逢此名星莅临，自是喜出望外，于是先睹为快者直如潮涌。我有幸乘潮而观览盛况，犹耿耿也。待得明星们腰鼓震震而归，我方悟出些究竟，因拟刘宾客《陋室铭》体，聊记于兹。

看某影星表演

才不在高，有捧则名；技不在绝，有吹则灵。虽说隔行，仍号明星。上得舞台去，卓然生光风；鹤立鸡群里，与众大不同。可以屁股摆，腰肢拧；无舞功又何妨，无唱功而犹鸣。名气可换饭，有钱神自通。孔方云：何鄙之有？

看某相声明星表演

看某相声明星表演 艺不在新，善卖则名；德不在高，变通则灵。斯是应付，照样可行；座上虽叹息，看客亦蜂涌；身怀此绝招，何愁事不成。难怪奔咸阳，顾西京，无丝毫之愧疚，有高涨之热情。一夜串两场，腰包自充盈。捞万元，何难之有？

笔耕多年，同登台演出之事素不搭界，也许是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吧。所以，对演员这个行当的内中甘苦，从来不曾考虑。但近年来，忽地兴起了一股办文学讲座热。热潮所至，也居然把我卷上舞台，成为类似演员表演时面对着上千听众讲演的角色。倒是实践出真知，几场讲过，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之余，我不禁要慨叹一



——看清楚了再照

演员难当

商子雍

声：演员难当啊！

是的,演员难当,因为,同工人生产时面对着的是无言的机床、农民劳动时面对着的是沉默的土地不一样,演员表演时所面对的,是整整一剧场耳能听、目可视、心在思的观众。“立竿见影”一语,曾被“四人帮”滥用一

通，搞得很有点声名狼籍。但若用以形容演员的剧场表演效果，却是颇为恰当的。不是吗？剧场里，观众可以因演员出色的表演立时屏息静气、心驰神往；也可以因演员拙劣的表演马上议论喧哗、愤然离去。正因如此，称职的演员左右观众的情感，尚须全力以赴；不称职的演员尽管声嘶力竭，也无法控制观众的情绪。俗语中不是有“当面下不了台”一说吗？我想，这句俗语的最早出处，一定是在剧场、是在舞台。演员难当啊！他们要有合适的天赋条件，要有丰富的生活知识，要有出色的表演技艺，要有不懈的探求精神……。更重要的，还要有严肃的演出态度。如是，才足以面对剧场里严格审视他们的诸多观众，才不至于“当面下不了台”！

我的这种演员难当的观念又有了一些动摇，原因则在于观赏了几位电影名演员的舞台表演。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者唱几句字不正、腔不圆的歌，或者跳一阵腰发僵、腿显硬的舞，或者讲一个也许只能把他们自己逗乐的所谓笑话，便扬长而去，面对满场哗然的观众，并无“当面下不了台”之态。事后一打听，就是这样一唱、一跳、一说，少则百儿八十，多则两百三百的人民币，便进入腰包。这样的演员，可真是好当啊！我慨叹。可事后一想，不然。尽管上述少数演员可以不顾及一切地胡来，结果也真的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厚利，但观众的评价却是严格而无情的：“要钱不要脸”。在众多观众的面前，他们彻底斯文扫地了。一时金钱上的丰裕，使得多年来苦苦追求所得来的精神上的荣誉一扫而空。

所以，演员终究还是难当啊！

艺术上有了造诣，了建树，对社会有了贡献成为名人。出名是好事带来麻烦，答不完的提的相，没有更多可讲的最可怕的是被“名”所头脑。有的为了保名，成绩，不图革新，只卖牌子，反复去就是那点早已不绝了的“绝招”；也有的在言过其实的溢美中飘飘然起来。比如，电视台停播了万人目，“逼”着大家去看的明星的现场表演，但却依赖名声，临时拼凑说，卖弄“学”、“逗”有的表演随随便便，大沾了某些“油”气；有

勿为“名”所累

冯日乾

也决不会因为发自名人之喉就奉为什么“新唱法”的。一元多的票券并没有拴住所有人的心，有的议论，有的退场，够多么尴尬！

令人倾倒的效果是艺术美的女儿，并不是“名”的奴婢。

“名”，只能反映昨天的成就，而不能保证今天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倒是一种压力。明乎此，心怀着群众，执著于艺术，变“压力”为动力，“名”就不会成为包袱或惰性。喜剧大师莫里哀在告别人世前几个钟头的病痛中，作了最后一次成功的演出；江南活武松盖叫天在断骨穿靴痛彻心脾的情况下，仍保持英雄姿态，“不让武松在台上倒下去”；誉满全球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年近花甲，还反复修改他的拿手戏《断桥》……这些不都是尽人皆知的例证吗！

道是无情却有情

屈超耘

在改革声中，近年来文艺界出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

事。一些著名演员跨团搭班到各地演出，就是其中一种。这

种演出，离合不定，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报酬临时议定，

没有定规，没有庞大的「轱重」，行动灵活。对于此种现

象，毁誉皆有。一些人大喊「糟得很」，视之如「洪水猛

兽」，一些人高呼「好得很」，认为是改革之花。

出现上述现象，

愚以为为是一种好势

头。因为，它对长期

以来我们所实行的演

员剧团所有制是个巨

大冲击。众所周知，

这种所有制，过去是

起了一定作用的，不

少旧社会东奔西跑的

艺人，从此有了安身

立命之所。但是，久

而久之，这种制度又暴露出了它

的弊病。不少剧团演员吃大锅

饭，演好演坏一个样，主演陪演一个样，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特别严

重的是，这种制度养活了不少闲人。我接触过一些剧团，绝大多数都是

七八十人以至百多人，而真正忙白忙黑的，只不过二三十人。现在，名

演员们一搭班，对于那些吃「混饭」的人，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它从

另一方面告诉社会，一个剧团少数人养活多数「闲员副官」的现象，再

也不应继续下去了。同时，又能促使一些「南郭先生」及早刻苦学艺。

名演员的跨团搭班演出，还可以提高演出质量。五、六十年代就有

这方面的经验。那时陕西拍《火焰驹》、《三滴血》，演员来自好几个

剧团，肖若兰、肖玉玲、李应贞、刘斌中等，联珠合璧，保证了这几个

戏的演出质量，至今在群众中盛演不衰。

名演员跨团搭班的演出报酬，因为是临时议定，往往具有「优质优

价」性质，这对长期以来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个挑战。

当然，一种新苗子出土，不会十全十美，还会有不少缺点。如有些

名演员报酬过高，个人单练向「钱」看，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名演员搭班出，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把演出界刮

道是无情却有情

屈超耘

朝陽

页专文杂



杂文专页